



辛亥记忆

中華民國 開國前革命史

馮自由著



辛亥记忆

Zhonghuaminguo Kaiguogian Gemingshi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冯自由 / 著

· 桂林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 冯自由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3 (2011.5 重印)

(辛亥记忆)

ISBN 978-7-5495-0348-3

I. 中… II. 冯… III. 革命史—史料—中国—清后期 IV. K25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025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广西南宁市望州路 251 号 邮政编码: 530001)

开本: 720 mm × 970 mm 1/16

印张: 27.25 字数: 346 千字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 001~6 000 册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点校说明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民国，此实我中华亘古未有之剧变，凡我国人，均当纪念。对于此次革命前后之详细革命史，国人素少了解，乃我国历史教育之缺陷及此方面史料出版欠发达所致。学校之历史教育，历来至为浮略，而莘莘学子，持册苦读，专务记诵，除考试可能出现之知识点及预先给定之思想观念外，殆无所获。历史乃由无数细节构成，如仅记住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要素，岂可说对自己祖国之历史，具备起码了解？求不懵懵懂懂、人云亦云者，盖几希矣。“辛亥记忆”丛书之出版，冀在该时期历史方面，有所补益焉。

二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据底本，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初版本。全书计五十一章，原分上、中、下三卷，第一至二十四章为上卷，第二十五至三十七章为中卷，第三十八至五十一章为下卷。今合为一册出版，即不再分卷。

三 本书严格遵照底本排印。底本手民之误颇不少，漫漶无法辨读之字，及脱落之字，亦复不少。手民之误中确有把握者，径予改正，不再出注。如目录第十一章下之提要，“起事之布置”与“海外之汇款”之间，原缺“对外之文告”一条，查内文有此，即于目录补。又“保皇会之报告书”一条，目录脱“告”字，亦据内文补。又如第一章之“孙总理略历”言及程壁光，觉“壁”字不伦，查得系“璧”字之误，径改。目录各章下之提要，多有与内文标题不符者，就第一章言之，“孙中山先生略历”内文作“孙总理略历”，“檀岛华侨之资助”内文作

“檀岛华侨之赞助”。如无是非之别，则遵内文；若略关是非，则从鄙意以为是者。至若揣摩文意，前后映照，窃以为不合者，则正文依旧，出一脚注，冀于读者略有助益耳。漫漶及脱落之字，尽量依文意释读或补出，其不能者，只好以空字框代之。

四 原书系繁体字版，今以简化字排印，标点则大体遵之，少数与现行通用之标点方法不合处，酌加改易。其通假、异体等字，及人名、书名等专名用字，视具体情形，或改为现今通行易解之字，或仍其旧。如“沈没”之“沈”字，原同“沉”字，今则仅为该姓氏及“沈阳”城市名所用，为避免混淆，均改为“沉”字。例不多举，总之以体现原貌，不伤文意为准则。

五 由于成书时间之久远，简化汉字之推行，以及编辑学力之限制，相关资料之缺乏，校对此书，实有力不从心之感。余所知所能者，自当不遗余力，贡献于斯；其不知不能者，亦只好望而兴叹。书中错讹及夹缠之处，定当不少，还望读者诸君有以谅之。

五度

于二〇一〇年六月

章序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使无敢侮耆旧、擅兴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异族逼处于此几三百年，猝然欲还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胜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与实行，其功相衡，其人亦众多，莫适为主。当提倡时，小小举兵，固有焉，而皆袭其边垂，事不久长；及夫据形势，捣中坚，往往实行者自为之，谓不在提倡者度中，诚不可。若乃起某时，攻某地，发令而告，刻日而会，则非提倡者所能与也。且事常有素所轻忽，或异同错杂其间，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虑所不及也。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孙、黄在同盟会，所见颇异，时多谓黄迂阔不足应变，然广州之役，震动侔于安庆，而为武昌事先驱，则黄兴、赵声为之也。谭人凤、宋教仁，素亲黄兴，广州之役，则二子以为轻举，黄兴亦不肯听其言，然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共进会出同

盟会后，黄兴在日本东京，闻之不怡；与其首领焦达丰争辩，焦亦抗言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黄兴所不与知也。谭、宋虽和会其人，乃谓举兵当俟三年后，及决策奋起，后引湘中，而前举汉上，豪帅制兵，齐势并举，则焦达丰为之，而自孙武以下，率兼入共进会者也。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燿，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徐锡麟赵声最先死，达丰事成亦遽死，教仁与人凤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为世诟病。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慎也；开国以还，惟蔡锷起抗帝制，有恢复功；其余或事易不足数，或其始颇循名义，而终自负其言。操之太蹙，则于国家人民，祸福未可知也。自由之为此，盖痛生民之无告，念乱流之不已，谓其本皆由不窥前事致之，亦可谓发愤有作者矣。余于开国前后诸大事，闻其谋与其役者颇众，虽不敢谓有功，自视亦庶几无疚；独民国二年，以宋教仁之死，同志发愤与中央政府抗，余亦颇与焉。稽之大法，盖不可以为至当矣。顾其时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谦者也。综观开国以来十馀年中，赞帝制，背民国，延外患，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独复辟事不与，则事前训练之功犹不可没，此余所原举以告天下者也。

民国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萱野长知致著者书

自由先生阁下：

久违久违，想念之至。弟近亦脱离政界，不为一切之竞争；现方从事矿山采掘。所说中华革命运动，革命党从事于此，数十年于兹矣。而革命大业得以屹然于世界者，其经过历史，千头万绪，无一非诸同志惨澹经营断头流血之收获物也。阁下夙与孙公中山同志首唱革命，南船北马，三十余年，民国前后革命之役，靡不参与其间，故于公秘事实均知之最稔；今有志编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在阁下确为惟一之编辑适任者也。刻成之时，可以彰潜德之幽光，慰故人于泉下，亚洲之纸价，必因之昂腾，可预决矣。但弟所希望者有三：（甲）毋偏于广州及广东人；（乙）毋误第一次革命之真相；（丙）毋忘同盟会前后各省同志之苦心运动，如克强、教仁、人凤诸兄之历史，及诸老同志之事实。另封寄呈写真一枚，即弟于潮州失败后，与许雪秋、乔义生、方汉城诸兄逃亡汕头时摄影者，弟所藏一二三之三次革命纪念材料极多，现在整理中，大著出版时，请先惠一本，弟当亟行翻译发表，以饷邦人。此候暑安。

弟萱野长知，七月三十一日。

自序

中华民国成于革命党之手，此世人所公认也。今距民国建元十有七年矣，为问四万万人中能言民国创作之历史者几何人乎？环顾海内外，能答此问者，盖寥落若晨星之可数焉。呜呼！此真民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夫水有源、木有本，身为民国国民，而于国家缔造之艰难，乃茫然无所知，则欲其克尽国民之天职，相与爱护而光大之也，不亦难哉！……余维民国历年肇乱之原因，由于国人爱国心之缺乏，而爱国心之缺乏，则由于革命开国史之未备，斯固革命党后死者未了之责也。余革命党之一员也，行年十四（乙未），即获订交孙逸仙、陈少白两先生于余父之文经商店，自兴中会以迄同盟会大小数十役，什九与闻其事，且主持香港《中国日报》有年，民元长临时稽勋局时，于各省革命事迹之调查，尤不遗余力，故三十年来宝藏革命时代之各种笔记报章表册等等，为数至夥，宜乎可以从事于革命史之编辑矣；其所以迟迟未克蕲事者，则以余于民二七月赣宁二次革命之役，尝为袁世凯逮捕系狱，所存文卷，亦多随稽勋局档案而致散失，是以有愿未逮，憾也何如！乃观晚近人心变幻，与时俱进，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益觉编辑革命史之举为刻不容缓。于是重行搜集旧稿，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实，笔之于书，凡三十余万言，题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以定名开国前者，即明示辛亥前后革命事迹之轻重大小为不容混淆也。余不敢谓此取材之丰富出于一切载籍之上，然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详细确实，此余可以负责公言者也。又此书以急于付梓之故，未能向故

旧同志一一探求事实，挂一漏万，诚所不免，补苴罅漏，请俟异日。海内外诸同盟，其有短篇只字，列举所知，以匡余不逮者乎？余引领望之！

民国十七年四月冯自由自序于上海。

本书大意

一、本书定名开国前者，以民元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稽勋局官制，有开国前及开国时之区别，著者前掌稽勋，即以此为标准，规定乙未广州失败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义以前诸役为开国前，从武昌起义至民元新正南京政府成立为开国时，从南京政府成立至三月统一政府成立为开国后（例如辛亥八月前捐饷一元，可抵南京政府成立前捐饷十元，又可抵统一政府成立前捐饷百元）。本书之编辑，亦从斯义，以武昌起义之日为止。至于开国时记载，亦当另行征集，继续出版。

二、本书以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历年笔记、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著者于庚戌冬（清宣统二年）尝汇集藏稿，撰一文曰“中国革命之种种运动”，载诸云高华埠《大汉日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约四五万言，为庚戌以前最翔实之革命记事。此稿不幸于民二七月袁世凯派兵大搜稽勋局时，同时散失。而求诸美洲二报，亦复无存，故本书之编辑，不得不另起炉灶，重行搜集材料。

三、本书最有力之助者，为老友陈君春生。陈君任《中国日报》笔政最久，生平有珍藏旧书报癖，著有《满清二百年来失地记》《汉满民族战史》《客民源出汉族论》诸书，皆极有价值之作；其人志节清高，不求闻达，民国以来，未列仕籍，近年竟致穷无立锥，求一噉饭地而不得，亦可慨矣！民八某月闻著者有搜罗革命史料之志，乃举其多年保存之中国报及各种书报尽以见惠，就中多属硕果仅存之旧稿，弥足宝贵，匪独令本书生色不少，他日正史有成，当亦拜其嘉赐也。

四、中山先生《自传》颇有错漏，最著者，如甲辰（清光绪三十年）东京军事学校之组织，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汕尾运械之失败，及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著者被派赴香港办理党务军务报务等事，均一字不载；又如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乔君义生偕法武官过南京，仅结识巡警局同志蔡某等数人，而《自传》谓赵伯先约营长以上皆往见；又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河口之役，黄君克强亲入军中，数日始出，人所共知，而《自传》谓克强至半途即被法官扣留遣送，一似克强足迹并未履及河口也者，凡此诸点，皆与事实不符。著者八年前已请中山先生据实修正，先生谓须俟修革命史时始可详细补入，且属著者广集史料，以资考证。今中山先生逝矣，修正之责，著者义不敢辞，一得之愚，想亦为参与诸役同盟所乐闻也。

五、本书材料搜集二十余年，无一字无来历，除著者躬亲参与者外，如兴中会事实，系得自中山先生及陈少白、谢赞泰（著有英文《中国革命秘史》，叙述兴中会事颇详，载香港《南华早报》，另有单行本）、尤列诸君；华兴会及同仇会事实，系得自刘揆一君；欧洲同盟会事实，系得自贺之才、史青、朱和中诸君；防城镇南关钦廉河口诸役事实，系得自黄克强、王和顺、黄明堂诸君；武昌发难事实，系得自宋教仁、谭人凤、孙武、邓玉麟、吴醒汉、潘公复诸君；其他诸役，或根据旧报笔记，或探询关系人员，皆一一据实述载，无一毫私见存焉。

六、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过，以刘揆一、何天炯二君知之最详，而党册盟书则概存何君手，民十三何君有《革命史衡》之编纂，求助于著者，并以无赫斋主名义致函诸老友，征求革命事实，旋退处兴宁乡中，从事著述，乃所业未竟，而病死于乡，故老凋谢，良可痛叹！闻遗稿材料极富，著者已请何君介弟天瑞以其遗稿见赠，俟寄到时，即当另印专本，以饷同志。

七、本书以同盟诸老友敦促出版，急于付梓，故未暇将原稿向每役关系者一一征求意见，而每段叙述事实，往往杂乱无章，亦未能加以藻饰，挂一漏万之嫌、叠床架屋之诮，自知不免，容俟续版时再行订正。

八、本书大体脱稿已久，以尚须向参与诸役各老友征求材料，藉资考证，往往因一二事实或地方年月日小故，稽延时日；加以著者数年来忙于商业，无暇执笔，仅能于持筹握算之余，稍事文字生活，近年所接海内外同志催促全书出版之函，不下千数，尚祈谅之。

九、本书所载光复会及丁未安庆绍兴二役纪事，多取材于戊申年陶君成章所著《浙案纪略》。此文初登绪^①缅甸仰光《光华日报》，继复转载于新加坡《中兴日报》，两报皆同盟会机关报也。陶君为光复会主要人物，所述自较他人为特详，著者不敢掠美。

十、近人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丁未九月汕尾运械事件，谓“萱野运械失败，遂运往台湾寄存，后由二辰丸运往香山，是为二辰丸之交涉案”云云，殊属失实。此役为著者躬亲参与，所有香港汇款派人各事皆曾一手经理，故知之最详。当日运载革命党军械失败之日轮辛运丸归抵长崎，即受日政府严重监视，所载军械亦被扣押。二辰丸军械查系澳门奸商柯某私运营利之物，与革命党实风马牛不相及，不可不辨。又是役在汕尾担任用帆船接械者为许雪秋君，史稿误作邓慕韩君，亦宜更正。

十一、辛亥八月防城一役，革命军进至灵山即失败解散，并未到达广西境界。丁未九月二日孙中山先生《致南洋同志函》（见近人所编总理全集第三集一一五页），有“八月初五六两日连破横州永淳两县”等语，实属传闻之误。盖当时最初揭载此项消息者为上海各报专电，香港《中国日报》即据为宣传资料，及后始知为绝非事实，此系著者在《中国日报》编辑任内之事，应负责更正，以符史义。

十二、查乙未广州一役捐助巨款者，尚有香港富商余育之君，时国人视谋反作乱甚于蛇蝎，而余君独能赀资万数千元，尤属难能可贵。当时掌理兴中会财政者为杨衢云君，后人以余君义捐非孙中山先生经手，遂未为之表彰，殊欠公允。余君破产已二十余年，现充上海冠生园招待

^① “绪”字疑衍。

员，世人谁复知此老为三十年前富甲香港之革命党老前辈耶。近人言党统者多持门户之见，甚或数典忘祖，以曾出大力之兴中会员如余君者，尚且湮没无闻，则慨助徐锡麟君以巨资之许仲卿君，更无论矣。此种褊狭之见解，著者殊不敢从同，容俟本书上编修订时，更补叙余君贻款事，以彰义举。

十三、孙中山先生于乙巳同盟会成立后，是年冬曾游欧洲一次，至丙午三月始由法国马赛港首途东归，有陈楚楠君所藏著者《致南洋同志书》可证（见本书第三十九章）。本书上编漏载此事，容后补叙。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革命之动机001

革命之趋势 孙总理略历 檀岛华侨之赞助 杨衢云略历

第二章 兴中会005

孙杨之联合 宣言书之颁布 中外人之赞助 会长及总统之选举
革命方略之会议 失败后之活动 孙杨之会长问题

第三章 乙未广州之役011

起事之筹备 失败之原因 党人之就义 党人之出险 朱淇卖党
问题 谭钟麟之奏折

第四章 横滨兴中会及中和堂020

总理到日情形 兴中会与中和堂 大同学校与华侨学校

第五章 丙申孙总理欧美之游023

总理二次到檀 初次游美之成绩 伦敦使馆之被囚 师友营救
出险

第六章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026

两党冲突之原因 横滨两派之盛衰 戊戌后康党之烈焰 谢康之联合运动 孙梁携手之经过 檀岛保皇会之成立 日本志士之入狱 唐部对康梁之恶感 各地党报之笔战

第七章 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潮034

自动的革命思想 最初之出版物 励志会与广东独立协会 学生会馆与亡国纪念会 新年团拜之演说 拒俄义勇队之成立 革命军事学校之组织 革命书报之日盛 湘学生与华兴会 陈天华议请立宪

第八章 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039

刘学询之活动 香港总督之善意 两广独立之失望

第九章 正气会及自立会043

唐才常与两党 留学生之参加 正气会之成立 自立会与国会

第十章 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047

起事之筹备 大通之占领 自立军之失败

第十一章 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049

起事之布置 对外之文告 海外之汇款 拥张独立之破裂 汉口机关之失败 沈荇新堤之失败 湖南之党狱 党人之出险 保皇会之报告书 张之洞之奏折

第十二章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061

发动之筹备 总理入惠之被阻 三洲田之根据地 第一次之大捷

新安虎门之停顿 第二次之大捷 博罗之响应 第三次之大捷 第四次之大捷 运械计划之顺挫 革命军之解散 清吏之奏折 杨衢云之被害

第十三章 庚子史坚如谋炸德寿070

史坚如略历 入党之决心 革命之运动 暗杀之布置 被逮时情形 清吏之文告

第十四章 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076

留学生与亡命客 章太炎略历 纪念会之发起 清日当局之禁止 纪念日之各地情形

第十五章 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081

洪全福略历 谢赞泰与容闳 李纪堂之资助 外人之同情 起事之筹备 起事之策略 事泄之原因 党人之生死

第十六章 上海志士及苏报案087

新学书报之先河 经元善与唐才常 龚超之狱 作新社与《大陆报》 张园之拒俄大会 反对王之春之通电 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四民公会与国民议政会 邹容之《革命军》 章太炎之驳康书 苏报之历史 清吏捕人之运动 苏报案发生情形 会审公廨之审讯 章邹案之原告问题 章邹案之判决 各地学界之继起 出版物及宣传家 国民日报与警钟报

第十七章 癸卯周云祥临安之役100

保滇会与周云祥 清吏之激变 临安之占领 云祥之抱负